



類函
百四九



三百二十七
四巧藝

三百二十八
五巧藝

427
149



13
卷



新念圖書

此冊八月廿一日
係諸山君以贈
明同年一人資

新念圖書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七

巧藝部四書

畫一

廣雅曰畫類也 **爾雅**曰畫形也 **考工記**曰設色

之工謂之畫 **說文**曰畫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畫也

釋名曰畫挂也以彩色挂物象也 **原**淮南子曰宋畫

吳治其為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也 **論衡**曰人好觀

圖畫夫所畫者古之死人也見死人之面孰與觀其言

行古昔之遺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牆壁之畫哉

宋宗炳畫敘曰豎畫三寸實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實

巧藝部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七

畫

體百里之迥 文賦曰若五彩之相宣 曹植曰存
乎鑒戒者圖畫也 張彥遠名畫記曰夫畫者成教化
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
然非由述作又周官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則畫
之意也是知書畫異名而同體洎有虞作繪繪畫明焉
又曰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 又
引顏光祿曰圖載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
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 又曰夫象物必
在於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於立意而
歸於用筆故工畫者多善書 又曰古之嬪擘織而曾

束古之馬喙尖而腹細古之臺閣竦峙古之服飾容曳
故古畫非獨變態有奇意也抑亦物象殊也 又曰界
筆直尺是死畫也守其神專其一是真畫也 郭熙山
水訓曰林泉之致煙霞之侶夢寐在焉耳目斷絕今得
妙手鬱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窮泉壑此豈不悅人意適
獲我心 又曰畫山水有體鋪舒為宏圖而無餘消縮
為小景而不少看山水亦有體以林泉之心臨之則價
高以驕侈之目臨之則價低 又曰春山豔冶而如笑
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妝冬山慘澹而如睡
安陽集鈔曰韓穉圭云觀畫之術唯逼真而已得真

之全者絕也得多者上也非真即下矣 宣和畫譜曰
藝也者志道之士所不能忘畫亦藝也進乎妙則不知
藝之爲道道之爲藝 又曰昔有論山水者曰倘能於
幽處使可居於平處使可行天造地設處使可驚蕲然
巖險處使可畏此真善畫也 鄧椿畫繼曰畫者文之
極也 又曰畫之爲用大矣盈天地間者萬物悉皆含
毫運思曲盡其態而所以能曲盡者此一法耳一者何
也曰傳神而已矣 湯垕畫鑒曰畫梅謂之寫梅畫竹
謂之寫竹畫蘭謂之寫蘭何哉蓋物之至清畫者當以
意寫之不在形似耳 歐陽修曰蕭條澹泊此難畫之

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遲速意近之物易
見而閒和嚴靜趣遠之心難形若乃高下向背遠近重
複此畫工之藝耳非精鑒之事也 蘇軾傳神記曰傳
神之難在目次在顴頰吾嘗於燈下顴頰影使人就鐸
摹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爲吾也目與顴頰似
餘無不似者 王元美四部稿曰畫力可五百年至八
百年而神去千年絕矣

畫二

原世本曰史皇作畫 曾商書曰高宗夢帝賚予良弼
乃審厥像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太平御覽曰齊景公好馬命畫工圖而訪之殫百乘之價暮年而不得象過實也 莊子曰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儻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盤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原**抱朴子曰衛協張黑有畫工之名

韓子曰客爲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最易曰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且暮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觀故易 **韓**子曰客有爲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與髹莢者同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

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畫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莢同 **原**說苑曰齊起九重之臺國中有一能畫者則賜之錢狂卒敬君居常飢寒其妻端正敬君工畫貪賜畫錢去家日久念其婦遂畫其像向之喜笑 風俗通曰門戶舖首謹案百家書云公輸班之水見蠡曰見汝形蠡適出頭般以足畫圖之蠡引閉其戶終不可得開般遂施之門戶云人閉藏如是固周密矣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靈王時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身長一丈垂髮至膝以丹砂畫左右手如日月盈缺

游鑑類編卷三十一
四
之勢可照百餘步 三齊記曰秦始皇見海神使左右
巧者以足畫之 王子年拾遺記曰烈裔涓國人秦
皇二年本國獻之口含丹墨噴鏘成龍獸以指歷地如
繩界之轉手方圓皆如規矩度方寸內五嶽四瀆列土
備焉 **原史**記曰武帝衛太子廢後上居甘泉宮召畫
周公負成王圖於是羣臣知上意欲立少子也 漢書
曰上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乏食陳平使畫工圖美
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姿質若是將欲獻單于
閼氏以為然從容言於單于乃始得出 又曰甘露三
年單于始入朝上忽思股肱之美圖畫其人於麒麟閣

又曰金日磾母教誨二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
死詔圖畫於甘泉宮曰休屠王閼氏日磾見畫嘗拜向
之涕泣 又曰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
者輒披圖召之其中常者悉皆行貨賂王昭君姿容甚
麗志不可苟求工遂毀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帝
帝以昭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
是遂行 東觀漢記曰宋弘嘗燕見御坐新施屏風圖
畫列女世祖數顧視弘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撤之
後漢書曰永平初馬援女立為皇后顯宗圖畫建武
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

圖言於帝曰何故不圖伏波像帝笑而不言 **增**漢書
曰孝成帝遊於後庭欲以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
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倖
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 後漢書曰趙岐
多材藝自為壽藏於郟城畫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人
居賓位自居主位各為贊頌 異物志曰建州蒲城縣
山有獸名駭神狀貌醜惡百鬼惡之好出水邊石上張
衡往寫之獸入潭中不出或云此獸畏人畫故不出也
夫紙筆獸果出平子拱手不動潛以足指畫地今號為
巴獸潭 **原**孫鳩之述畫曰劉哀漢靈帝時作雲漢圖

人見之自然覺熱更畫北風圖熱者復覺涼 **增**續齊
諧記曰魏明帝遊洛水見白獺愛之不可得徐邈曰獺
嗜鱖魚遂畫版作鱖魚懸岸羣獺競來一時執得 名
畫記曰曹不興之青谿見赤龍出水上寫獻孫皓皓送
祕府至宋陸探微見而異之因早取置水上應時蓄水
成霧累日霧霈 拾遺記曰吳王趙夫人善畫能於指
間以綵絲織為龍鳳錦號為機絕王嘗歎魏蜀未平思
得善畫者圖山川地形夫人於方帛上繡作五岳列國
圖號為鍼絕又以膠續髮絲作輕幔號為絲絕 **原**世
說曰晉陵顧凱之善畫絕世好寫起人形欲圖殷荊州

仲堪曰我形惡卿不煩耳凱曰明府正當為眼耳若明
 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 又曰顧長康畫
 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何事如此曰四體妍媸本無
 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又曰顧凱之畫裴
 叔則頰上益三毛看畫者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
 未安時 又曰顧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所以顧曰
 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自宜置丘壑中 又曰
 顧長康道畫云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 **增**世說曰
 鍾會嘗詐作荀勗書就勗母取寶劍去會於時方造宅
 勗潛往畫會祖父形於壁會兄弟入門見之感慟乃廢

宅 世說補曰岳柱年八歲見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指
 手間金釧詰之曰此可易酒何用剪髮何大驚即易之
 獨異志曰管輅年七八歲時與鄰里小兒戲畫地為
 日月星辰 續博物志曰張華博覽圖籍千門萬戶畫
 地成圖 山堂肆考曰晉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
 宇其盛圖畫莊周垂綸之像命嵇含為贊含援筆即成
 云畫真人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趨之堂可謂託非
 其所可弔而不可賀也 晉書曰龍舒長鄧林婦病篤
 醫巫皆息意韓支為筮之使畫作野豬著臥處屏風上
 於是遂瘥 又曰戴逵就范宣學范見戴畫以為無用

四藝部

畫

畫

之事戴乃畫南都賦圖范觀畢嗟歎甚以為有益 宋書曰謝莊制木方丈圖天下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合之則寓內為一 南史曰元帝自圖宣尼像為之贊而書之時謂三絕 梁書曰元帝長子方智能寫真坐上賓客隨意點染即成數人問兒童皆識之又曰武帝嘗欲徵用陶弘景弘景畫二牛一以金籠頭牽之一則逶迤就水草武帝知其意不以官爵逼之時號山中宰相 名畫記曰諸王在外武帝思之遣張僧繇乘傳寫貌對之如面 又曰江陵天皇寺內有柏堂僧繇畫盧舍那佛及孔門十哲帝怪問僧繇曰後當

賴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以此殿有宣聖像不令圻毀 四明圖經曰鄞縣大梅山頂有梅木伐為會稽禹廟之梁僧繇畫龍於上夜或風雨飛入鏡湖與龍鬪 博物志曰後魏元兆能行法治病有軍士女為物所憑兆曰此畫妖也以法治之乃廣化寺壁畫鬼魅 北齊書曰高孝珩世宗第二子嘗於廳事壁畫蒼鷹鳩雀不敢近 又曰楊子華畫馬於壁夜聞蹄齧圖龍於素雲氣縈集天下號為畫聖 南部煙花記曰陳宮人佩玉畫鸞鳳 隋書曰煬帝於東都觀文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法書西曰寶蹟臺收古名

畫 名畫記曰鄭法士求楊契丹畫本楊引鄭至朝堂指宮闕衣冠車馬曰此是吾畫本也 見聞志曰閣立本初觀張僧繇舊蹟曰定虛得名爾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無虛士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十餘日不能去 畫斷曰王摩詰輞川圖山谷鬱盤雲水飛動意出塵外怪生筆端 國史補曰王維見庾敬休屋壁畫按樂圖指曰此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驗之無一差者 明皇雜錄曰天寶中明皇忽思蜀道嘉陵山水假吳生馳驛寫貌及回帝問其狀奏曰臣無粉本并記在心遣於大同殿圖之

嘉陵三百餘里山水一日而成時有李思訓亦畫大同殿壁累月方畢明皇曰思訓數月之工道子一日之蹟各極其妙也 畫斷曰陳閔畫馬榮遇一時明皇令韓幹師之幹曰臣自有師今陛下廢馬皆臣師也 酉陽雜俎曰建中初有人牽馬訪醫稱馬患脚其馬毛色骨相馬醫未嘗見笑曰君馬大似韓幹所畫真馬中固無也忽值幹幹亦驚曰真是吾設色者至舍視所畫馬脚有一點墨皴方知是畫通靈矣 又曰范山人能水畫掘地爲池具丹筆墨硯援臂叩齒縱毫水上經三日搨以綴絹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不備也 又

曰貞元末開州軍將冉從長有甯采所圖竹林會甚工
坐客柳成盼圖曰此畫巧於體勢失於意趣我當入彼
中治之乃騰身赴圖而滅坐客大駭摸索不獲食頃自
圖上墜下指阮籍像曰工夫祇及此衆視籍相獨異吻
若方笑甯采亦不復認矣 見聞志曰張璪畫山水松
石手握雙管一時齊下一為生枝一為枯幹 山堂肆
考曰世畫鷲鳥欲示其猛鍾隱所作鷄子坐枯枝上貌
甚閒暇注目草中之鶴所謂鷲鳥之擊必匿其形使人
想其霜拳老足定無虛下也 宣和畫譜曰杜子瓌嘗
云我作圓光時心游海上遐想日出扶桑蒼蒼涼涼故

脫略筆墨使妍澹無迹宜他人所不能到也 方鎮編
年曰錢鏐鎮吳越有名畫二三十人號鷲手校尉伺此
方士子流移來者咸寫貌以聞擇清脩有福相者用之
胡兵渡江工以貌奏鏐歎曰面有銀光奇士也即召見
山堂肆考曰陳季卿遊青龍寺見東壁寰瀛圖描曰
安得自渭達河至家乎有終南山翁在旁笑曰此不難
命折竹葉作舟置圖上令季卿熟視久之覺波浪大起
葉舟漸巨恍然登舟旬餘抵家迴舟來寺時止一更山
翁尚擁褐而坐 圖繪寶鑑曰徽宗雅好書畫興學校
藝如取士法作花鳥點睛多用墨漆隱然豆許高出縑

素 畫繼曰徽宗閱御府圖畫恩許分賜羣臣皆斷佩折巾以爭先帝爲之笑 詞林海錯曰李伯時畫天慶滿川花放筆而馬死 宋稗類鈔曰宋初脩老子廟廟有唐吳生畫壁一隱士購得之閉門不出者三年廟成壁當再畫有老畫工就西壁隱士就東壁各畫天帝及成工來觀初有不許之色漸觀其次逸邈咨嗟擊節及見輦中人工媿駭下拜曰先生之才不可當也或問之工曰前驅賤也近侍清貴也至於輦中人則龍姿日表也此余所知者今先生所畫前驅吾近侍也近侍吾輦中人也洎觀輦中人其神宇氣象蓋吾生平未嘗見者

隱士曰此畫天上人也若爾所畫人間人耳 宋孫穀祥野老紀聞曰郭忠恕畫天外數峰略有筆墨使人見而心服者在筆墨之外也 畫繼曰陳用志善山水宋復古見其畫曰此畫信工但少天趣耳當先求一敗牆張絹素朝夕觀之隔素見敗牆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勢神領意造恍然見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則隨意命筆自然景皆天就不類人爲是爲活筆 見閩志曰文同墨竹富瀟灑之姿逼檀欒之秀疑風可動不筍而成 又曰東坡得蒲永昇畫水二十四幅每展觀之則陰風襲人毛髮爲立 圖繪寶鑑曰李成唐宗

室避地營丘畫師關仝凡煙雲變滅水石幽閒樹木蕭
森山川險易莫不曲盡其妙宋郭熙林泉高致曰畫
亦有相法李成子孫昌盛其山脚地面皆渾厚闊大上
秀而下豐合有後之相也圖繪寶鑑曰徐熙畫花木
禽魚蟬蝶蔬果妙奪造化骨氣風神爲古今絕筆揮
塵錄曰宣和中蘇叔黨遊京師忽有人傳旨宣名召叔
黨登車以物障其前約行十餘里抵修廊入一小殿上
已先坐諭云聞卿是蘇軾之子善畫窠石適有素壁欲
煩一掃黨再拜承命須臾而成上起身縱觀錫賚極渥
復循廊登輿而出亦不知經從何地但歸來如夢復如

癡也宋王楙野客叢書曰曾雲巢畫草蟲予問何所
傳笑曰某自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
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
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爲草蟲草蟲之爲我也此與造物
生物之機緘蓋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圖繪寶鑑
曰米友仁元章子能傳家學煙雲變滅林泉點綴草草
而成不失天真每自題其畫曰墨戲又曰李昭長於
墨竹自云他人以蕭疎爲能余以重密爲巧吾一派不
讓文湖州也瑯嬛記曰管夫人性嗜蘭梅下筆精妙
不讓水仙有時對庭中修竹亦自興致不能自休圖

繪寶鑑曰耶律題子從北院樞密使侵宋宋將有因傷而仆者題子乃繪其狀以示宋咸嗟神妙中州集曰金蘧然子趙滋畫入能品嘗過長清一禪寺僧言五派傳授圖大不易作滋笑曰易與耳因索筆作圖他日以舊本證之不差毫末楊升菴集曰金末河冰凍成龜文又有花卉鳥獸之狀巧過繪縷此天畫也元史曰英宗居東宮大司農塔失不花畫豸風圖以進帝命置圖東宮俾太子時時觀省顧元慶雲林遺事曰張士信使人持絹以幣求倪元鎮畫元鎮怒曰子生不能爲王門畫師即裂其絹而却其幣妮古錄曰倪迂畫可

稱逸品元之能者雖多然率承宋法稍加蕭散耳吳仲圭大有神氣黃子久特妙風格王叔明奄有前規而二家未洗縱橫習氣獨雲林古澹天然米癡後一人而已偃曝餘談曰元四大家李派粗頑無士人氣王派虛和蕭散此又慧能之禪非神秀所及也至郭忠恕馬和之又如方外不食煙火人另具一骨相者陸深金臺紀聞曰周元素善畫太祖一日命畫天下江山圖元素曰臣粗能繪事天下江山非臣所諳陛下東征西伐孰知險易請規摹大勢臣從中潤色之太祖援毫揮灑畢顧元素成之元素賀曰陛下江山已定臣無所措手矣

太祖笑而頷之 列朝詩小傳曰王履工繪事嘗遊華山見奇秀天成因屏去畫家舊習作圖四十幅有問何師曰吾師心師目目師華山如是而已 又曰高濂畫居逸品有宋生者病瘧激過之酒酣潑墨寫菊數本及奇石修竹寒香飄拂涼風颯然宋躍起視之病霍然良已 王弼州四部彙曰沈周字啓南凡宋元名手一能變化出入或謂倣諸家筆意俱奪真獨於倪元鎮不似蓋老筆過之也 列朝詩小傳曰何景明爲中書時錢寧方貴倖持古畫造門求題謝曰好畫無汚吾題也其氣節如此 又曰史忠號癡翁嘗訪沈石田於吳

門沈他出堂中有素絹史潑墨成山水不通姓名而去石田曰此必金陵史癡也 又曰顧益卿開府遼陽以兩筆求董文敏畫一爲益卿一爲山人王承父乃畫承父而返益卿簪裾馬上君子未嘗得一筆

畫三

原 五彩 八物 書三作繪宗彝者會五彩以作畫也宗彝畫宗彝器畫爲文章也 成文 比象 禮曰五色成文而不 彰施 則謂之文也 受采 禮曰白 設色 禮曰白 善惡 難易 家語曰孔子觀於明堂有堯舜桀紂之象各有善惡之狀廢興之禮

也 韓非曰畫狗馬者難
為功 猶畫虎不成反類
狗也 仲國策為蛇畫足
臧文仲山節藻梲何如其
知也 注畫梲為草文也
真 目想 心存 手澤 筆精 六法 三品 齊南
謝赫古畫品錄曰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
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隨筆
曰傳移模寫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
窺其妙者謂之能品而八格十門有八格石老而
謂之規矩謂之能品而八格十門有八格石老而
潤水澹而明山要崔嵬泉宜灑落雲煙出沒野徑紆回
松偃龍蛇竹藏風雨宣和畫譜曰畫凡十門道釋門
人物門宮室門番族門龍魚門山水 三史 四聖 唐
門畜獸門花鳥門墨竹門蔬果門水 三史 四聖 唐
彥遠名畫記曰凡人間藏蓄必當有顧陸張吳著名卷
軸方可言有圖畫若言有書籍豈可無九經三史顧陸

張吳為正經楊鄭董展為三史其諸雜亦為百家
曰典刑當首虎頭精神故推道子備協調古探微功新
可謂 五等 六要 又曰夫失於自然而後精神失於神
也而為上品之下精者為上品之上神者為上品之中妙
者為今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貫眾妙也 變異合理三
畫有六要氣韻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 圖畫寶鑑曰
也彩繪有澤四也去來自 全馬 成竹 伯時工畫馬
然五也 師學舍短六也 縱觀至不暇與容語大槩畫馬
每過太僕解舍必終日縱觀至不暇與容語大槩畫馬
者必先有全馬在胸中信手落筆自然超妙 東坡記
曰畫竹必先有全馬在胸中信手落筆自然超妙 東坡記
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神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
即所 潑絹 投練 朱景元畫斷曰王洽善潑墨故號
矣 門隨其形象為山水為石為樹條忽造化不見其
墨汚之處 宣和畫譜曰韓幹工畫馬忽一夕有人叩
門曰我鬼使也聞君善圖良馬願賜一匹幹立畫焚之
他日有送百練來致謝而卒莫知其所以來則所謂鬼
巧藝部 畫

張吳為正經楊鄭董展為三史其諸雜亦為百家
曰典刑當首虎頭精神故推道子備協調古探微功新
可謂 五等 六要 又曰夫失於自然而後精神失於神
也而為上品之下精者為上品之上神者為上品之中妙
者為今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貫眾妙也 變異合理三
畫有六要氣韻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 圖畫寶鑑曰
也彩繪有澤四也去來自 全馬 成竹 伯時工畫馬
然五也 師學舍短六也 縱觀至不暇與容語大槩畫馬
每過太僕解舍必終日縱觀至不暇與容語大槩畫馬
者必先有全馬在胸中信手落筆自然超妙 東坡記
曰畫竹必先有全馬在胸中信手落筆自然超妙 東坡記
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神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
即所 潑絹 投練 朱景元畫斷曰王洽善潑墨故號
矣 門隨其形象為山水為石為樹條忽造化不見其
墨汚之處 宣和畫譜曰韓幹工畫馬忽一夕有人叩
門曰我鬼使也聞君善圖良馬願賜一匹幹立畫焚之
他日有送百練來致謝而卒莫知其所以來則所謂鬼
巧藝部 畫

使者 繪圖 影壁 山堂肆考曰宋熙寧七年久旱百

也 宋鄧椿畫繼曰楊惠之塑山水於壁郭熙見之遂出

新意令巧者以手搶泥於壁或凹或凸俱所不問乾則

以墨隨其形迹暈成峰巒壑加之 耳鑿 臥遊 樓閣人物之屬宛然天成謂之影壁

筆談曰藏書者多取名畫記曰宋宗炳嘗歎曰老病

者爭售此所謂耳鑿 名畫記曰宋宗炳嘗歎曰老病

俱至名山恐難徧遊惟當澄懷觀道臥 吹雲 彈雪

又曰古人畫雲濕綃素點綴輕粉縱口吹之謂之吹

雲而難於設色汝言沈思曰得之矣為小 色設 意

弓夾粉筆張滿彈之儼如飛舞叔明叫絕 匠 墨暈 白描

中營 墨暈 白描 如花影然別成一 八駿 六鶴

潛確類書曰李公麟工白描人物 畫 通靈 入神

志曰周穆王八駿圖晉武帝時所得古本乃穆王時畫

黃素上為之腐敗昏潰而骨氣宛然逸狀奇形實亦龍

之類也遂令史道碩摸寫之 又曰黃筌寫六鶴一曰

喚天二曰警露三曰啄苔四曰舞風五曰梳翎六曰顧

步 刺心 封臂 宣和畫譜曰顧愷之畫鄰女以棘刺其

政問在翰林思寵特異工細毛花繪圖寶鑑曰戴琬宣

因求者甚衆徽宗聞之封其臂不令私畫故傳世者鮮

畫隱 畫禪 畫被 見聞志曰五峰却在此印

又曰董元宰 傳模 畫被 仁宗親書龍樹菩薩命待

有印曰畫禪 宣和畫譜曰李公麟字伯時號龍

眠居士初喜畫馬有道人教以不可習恐流入無趣公

麟悟其旨更為佛道晚得痺疾呻吟之餘猶仰手畫

被作落筆狀家人戒之笑曰餘習未除不覺至此

自娛 返購 絕人遠甚開寶中都下水公貴戚屢馳書

延請成多不答學不為人自娛而已
姚綬畫法吳仲圭三絕之亞孽成圖或售於人厚價返
購之自
重如此
之而下葉公驚走乃知所好非真龍
帝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
早入室遠擅場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又詩曰畫
手看前輩吳無聲詩沒骨圖寫山水師米元章雲
霞出沒有天然之妙著無聲詩曲盡書法之奧
見聞志曰李少保端願有圖一面皆無筆墨推用五彩
布成旁題云翰林待詔臣黃居寀等定到上品
徐崇嗣畫沒骨圖以其無筆墨骨氣而名之
刀玉畫又宣和畫譜曰南唐後主李煜善書畫書畫書作
凡別為一格故唐希雅初學李氏之錯刀筆後畫竹乃
如書法有顛掣之狀圖畫見聞志曰張文懿性喜書
畫今古圖軸變積繁夥銓量必當愛護尤
勤每張畫必先施帝幕畫又以白玉為之
倒影牛

走水獺又曰胡九齡工畫臨水倒影牛人多稱之
集 蠶蝶至 雷雨垂 麋鹿姿 龍鳳質
下見杜甫題 韋 雙松歌 東坡贈寫御容妙喜師詩曰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
云拱辰嘗為子作大小二像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
草間猿 傳神竹 寫生花 龍鳳質
與猗 東齋記事曰蜀有趙昌善畫花每晨
露繞關 奇枯木松石自有奇思 下見畫二 五丈
奪造化 奇枯木松石自有奇思 下見畫二 五丈
水 三時山 圖畫見聞志曰戚文秀工畫水嘗見傍題
騰回眉實逾五丈 又曰張詢善畫嘗於昭覺寺大悲
堂後畫三嶽山川一嶽早景一嶽午景一嶽晚景謂之
三時 埽驪駟 傳蝴蝶 見麒麟出東壁 宣和畫譜
巧藝部 淵蓋寶印卷三十一 七

曰唐滕王元嬰善作蠶蝶能巧之外曲盡精
善命意

俱忘形又曰道士徐知常畫神仙事蹟明其本末位
善命意

蒼竹歲嶢嶢臥龍偃蹇雷不驚公與此竹俱忘形
善命意

止啼兒下歌女夷堅續志曰一兒於善畫嘗至僧寺畫
善命意

兒啼聲借怪之語滄滄笑曰欲止啼甚易耳舉筆添
善命意

下歌曰俾俾少女帶春陽無處春陽不歸賜舞袖
善命意

扇屏八幅障歷代名畫記曰薛少保稷外祖魏文貞
善命意

煩惱奪精神畫梅數枝及煙外遠山山谷乃作詩記卷
善命意

未雅聞花光能墨梅更乞一枝洗頰懶寫盡南枝與北
善命意

俗云未滿三十歲不可令朱漆點睛彩塗白
善命意

待詔寫真恐其奪盡精神也
善命意

然豆許高出紙素幾欲活動衆史莫及也
善命意

中印度那蘭陀寺僧多畫佛及菩薩羅漢像以西天布
善命意

為之先施五藏於畫背乃圖五彩於畫面以金或朱紅
善命意

柳枝水甚堅漬中國不得其法也
善命意

張彥遠名畫記稱北齊曹仲達工畫梵像唐吳道子筆
善命意

勢圓轉而衣服飄舉曹之筆其體稠疊而衣服緊窄故
善命意

後輩稱之曰吳帶當風曹衣出水胡銓贈劉琮序曰
善命意

其骨以發
善命意

資諸家之善而筆意豪膽脫去格律廣政癸丑歲嘗畫
善命意

野雉於八卦殿有五方使呈鷹於殿陛之下
善命意

誤認雉為生掣臂者數四蜀主孟昶嗟異
善命意

生枯筆見前十二忌十三科然曰畫有十二忌
善命意

巧藝師
善命意

以筆成之曾不經意而皆得神妙名畫

畫元君圖畫顧愷之以一扇畫寄桓元元發廟後

化去矣二點屏成蠅誤筆成牛曹不與誤點屏風

謂是真以手彈之王獻之善丹青桓

周昉傳神張僧繇安樂寺畫二龍云點睛即飛去人為

猶雜色後素 舐筆和墨 周禮凡書繪事雜五色後

宜容止可觀 進退可度 曾藝畫術畫 法畫界

畫之東隅畫野雀一隻俄有眾禽集而噪之令黃筌於

庭之西隅畫野雀一隻則無有集禽之噪蜀主問筌對

曰臣所畫者藝畫也彼所畫者術畫也 潛確類書曰

趙集賢了昂敘其子雍作界畫云法畫或可 刮造化

窟竊天地工 窟詩書鵬行曰乃知畫師妙巧刮造化

僧書團扇點綴成微蟲秋 遠澹近濃 畫見夜隱

融書山水歌曰一片石數株松遠又澹近又濃不出門

庭三五步望見江山幾萬重 海外記曰宋太宗時李

贊寧曰此幻藥所畫南海倭國有蚌淚和色著物畫見

夜隱又法焦山有石 意在塵外 色聚毫端 上見畫

磨色染物畫隱夜見 意在塵外 色聚毫端 上見畫

彭詩曰往時李成寫驟雨萬里古色毫端 師物師心

聚人行深藏鳥不度便覺非復鵝溪素 師物師心

得神得骨 前人之法未嘗不近取諸物吾與師於

名書記曰象師諸物之美張得其肉陸得其骨顧得其神

圖凌煙閣 繪太液亭 名畫記曰閣立本朝廷號為丹

巧藝部 繪太液亭 名畫記曰閣立本朝廷號為丹

繪太液亭 名畫記曰閣立本朝廷號為丹

劉功臣二十四人圖上自為贊 唐史曰文宗太和二年自撰集尚書中君臣事蹟命畫工圖於太液亭朝夕

趙家選場

漢帝別室

圖畫見聞志曰梁駙馬都尉趙強酷好畫事獨

推至鑿嘗令胡翼品第書府慶步中品以下有未至者即指不醫去其病或用粉塗有經數次方合

鼓成圖

明皇帝雅好丹青別開書室名畫 舞劍助畫 擊

和善圖山水酒酣擊鼓吹笛抵筆輒成大曆中顧子畫

傳神置肆

太平御覽曰唐李寶臣為成德軍節度使謂

乎消乃圖其形以示之寶臣懸於射堂命諸將熟視之

皮冠白玉簪以手摩面則童顏矣引其鬚應手而黑乃

寫貌懸堂

一美大夫也許驚曰不知神仙降臨道人曰君傳吾神

置肆中有求售止取千錢後有識者云此唐神仙朱桃

汝福有限安得過取掌其左頰既寤頭遂偏 玉堂

設檻

頗為兩壞蘇易簡為學士尤愛重之適受詔知舉將入

南宮瀾同院韓丕使召名筆完葺之蘇出見之悵恨累

者朽漫其半而用朱畫闌檻以承之蘇出見之悵恨累

日其水聖侍從有持水晶餅者因增蓮花於餅中知微

既見水聖侍從有持水晶餅者因增蓮花於餅中知微

著足失之遠矣 辟上丹青 殿中綵繪 湖海奇聞

後圃亭薛上有古畫美女孔昭戲曰得伊豈吝千金及

中秋賞月酬歌之際一安雲花寺殿宇初成有少年來

張讀宣室志曰長安雲花寺殿宇初成有少年來

曰某善畫者也寺僧欲閱其筆少年曰某兄弟凡七人

未嘗畫於長安諸寺寧有蹟乎後一日七人果至各挈

巧藝部

尚益頁函卷三十一

畫

綵繪入殿字約曰從此去七日慎勿啓戶凡六日無聞
僧相語曰此必怪也發戶有七鴿翩翩望空飛去殿中
綵繪未盡飾焉西 雲峰畫範 溪山畫笥 圖畫見聞志
北牖未盡飾焉 雲峰畫範 溪山畫笥 圖畫見聞志

為伶官會擊鼓忘其節奏太守面詰之乃曰院深雖賤
品天與之性好畫山水向擊鼓次偶見雲簪奇峰堪為
畫範難明兩視忽亂五聲 宋王炎 蔡邕三美 鄭

題遠山平林圖詩是處溪山皆畫笥 書畫善鼓琴年六
虔三絕 東觀漢記曰蔡邕字伯喈五代將相於省兼命
為贊及書時稱三美 孔帖曰唐鄭虔善圖山水 解

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明皇署其尾曰鄭虔三絕 畫沈
衣樂薄 登樓揮染 圖繪寶鑑曰王洽能潑墨成畫時
自成一種意度 天中記曰顧駿之建層樓為畫所疾

風暴雨烈暑邪寒並不下筆炎帝嘗過天地明朗乃染
毫登樓去梯 王宰真跡 惠崇小景 見後杜詩 山
妻子罕見之 寒汀煙渚 疊嶂危峰 潛確類書曰

崇善畫鵝雁鷗 鷺尤工於小景 寒汀煙渚 疊嶂危峰 潛確類書曰

僧惠崇善為寒汀煙渚瀟灑虛曠之狀 又曰李成營
丘人善畫山水林木當世稱為第一史館劉蕡見成山
小圖愛之有詩曰六幅冰綃挂翠庭危峰疊嶂闕呼嶸
却因一夜芭蕉雨疑是巖前瀑布聲識者以為實錄

六馬滾塵 五龍生霧 龍城錄曰唐寧王善畫馬花

皇最愛玉面花驄謂風駿霧鬣織悉備具後辭上止存
五馬信知神物變化不測也 文苑彙編曰唐吳道子
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 織意新意 至藝絕藝 圖畫

志曰僧居寧妙工草蟲梅聖俞贈詩云草根有織意
墨得已駁又謝赫古畫品錄曰顧駿之始變古則今賦
彩製形皆創新意若庖犧始更卦體史籍初改書法

又曰劉永倫求諸家山水采其所長而做之一日復觀
關全畫俄歎曰是乃得名至藝者乎宜和畫譜曰侯翌
學吳道子作道釋落墨清駛行筆勁峻峭拔而秀綉麗

而唯畫家 金碧輝映 峰巒清深 圖繪寶鑑曰李思
將軍畫皆超絕尤工山水林泉筆格道勁得湍瀨潺湲
煙霞縹緲難寫之狀用金碧輝映為一家法 又曰董
巧藝部 畫

源樹石幽潤峰巒清深
議者謂得山之神氣
形影自分 向背不失

分曰劉宗道作照盆孩兒以手指水影亦相指形影自
而枝葉不 日中月季 正午牡丹

極一時之選上一無所稱獨顧壺中殿前柱廊拱眼斜
枝月季花問畫者為誰褒錫其寵皆莫測上曰月季鮮

有能畫者蓋四時朝暮花葉皆不同此作春時日中
者無毫髮差故厚賞之 歸田錄曰歐公得一畫牡丹

丹下有貓吳正肅公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其花披哆
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貓眼朝暮不同黑睛如線乃正

午貓 現相觀音 應運羅漢 南商毛大節得具像以
歸過海風浪大作開展懇祈光相忽現如大月輪良久

之開已數千里 圖畫見聞志曰王齊翰工畫佛道人
物開寶末有步卒李貴人佛寺得所畫羅漢十六軸尋

為高賈劉元嗣購得齋入京師復於一僧處質錢後僧
以過期拒贖因成爭訟時太宗尹京督出其畫覽之嘉
歎遂留畫厚賜而釋之經十六日太宗登極後名應運

漢羅 十光佛像 六殿御容 宣室志曰興福寺有隋朝
鮮貞觀初寺僧以年月稍久欲新其製忽一日有僧十
人俱白暫清瘦貌甚古相女而來列席食畢偕起入堂

忽不見羣僧相顧驚歎者久之因視北堂中十光佛其
風度與十人果同自是殿毀其堂且用旌十光之異

也 無朝市氣 得滄洲趣 金陵人李後
見前 多思致好作山林丘壑隱叢幽人無點朝市風

生畫多思致好作山林丘壑隱叢幽人無點朝市風
復愛狀鰓魚蒲藻筍籜蘆花雞 夙世餘習 前身畫

師紫禁之中頗得滄洲之趣 夙世餘習 前身畫
生法當死因緩之以免尹祖守漢州有道士尹可元者犯

不學而能益驗其夙世之餘習焉 王摩詰 成則驚
工畫嘗自製詩曰當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 成則驚

人 出遠無對 畫寒林逸思奇僻不拘小節當代珍之
乃藝部 荆監貢卷三十一

乃藝部 荆監貢卷三十一

然經歲月方成一圖成則驚人下見後黃庭堅詩醉中灑壁醒後畫地筆

曰永嘉僧釋仁善畫松一日夢見四條龍自是畫醉

永嘉市中顧竹屏取其神盤布濡墨灑其上來日少增脩

為狂根枯枿人服其神東齋記事曰蜀李懷素善畫

山水雖夜中酒醒或睡覺得意時急起精神清潤

態度纖濃石尤長於人物精神清潤能別狀貌使人望

眠所知其詳也宋岳珂樞史曰李龍吐吐逼真多

多益壯人無不臻妙見畫臨摹山水人物花鳥俱師古

山水百年工人無此手也圖畫見聞志曰郭熙工畫

益壯今之世為獨絕矣陸探微所畫通神為畫家三

祖晉以來顧長康張僧繇陸探微所畫通神為畫家三

畫號書師三露禱獅瘡愈唾姬病痊錄白朝窮怪

畫能書有陸海患瘡經年不瘳光寶乃以墨圖一獅子

當於驗外榜之謂曰此山手便靈異可慮誠致禱明

日所書獅子口中憶前有血淋漓病乃愈南史曰

劉瑱字士溫妹為齊翻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齊明帝

而瑱如追傷遂成痼疾醫所不瘳有陳郡殷蔚善為人

狀密使媼示妃如見畫乃唾之罵曰故宜其早死也於

是精遂歌盧舍那光維摩詰光畫名畫記曰張僧繇

恒有光發於屋鏗又曰興寧中瓦官寺初置僧衆設

會請朝賢萬利注疏其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長康

直打刺注百萬康素貧眾以為大言長康曰宜備一

第一日觀者請施十萬第二日可五萬第三日可謂僧曰

例責施及開戶光照一寺施者填因俄而得百萬錢

不古不今半隱半見畫學李成山水清潤可愛又作

巧藝部

著色山水師唐李將軍不古不今自成一家
 薛判官者不得其名浮休題其所作秋溪煙竹云深墨
 畫竹明白澹墨畫竹帶煙高無墨無筆有畫
 堂忽爾開數幅半隱半見如自然
 有詩邵氏聞容錄曰荆浩云山水之學吳道子為有筆
 蘇東坡曰味摩詰之詩中維李思訓之流不數也
 有畫觀摩詰之書畫中有人月夕獨坐南軒竹影婆娑可
 圖繪寶鑑曰西蜀李夫人月夕獨坐南軒竹影婆娑可
 喜即起揮毫濡墨寫紙窗明月日視之生意具足
 和畫譜曰端獻魏王夫人土氏以澹墨寫竹整
 整斜斜曲盡其態見者疑其影落素之閒也
 貨取難以強求顧元慶雲林遺事曰元鎮晚年流落
 若亦知有我乎及出窮索居貧有富人厚幣贊謁乃笑曰
 後落筆不可求或強取為畫師號為畫聖宣和畫
 求之必託罵而走強取為畫師號為畫聖宣和畫
 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吳鳥容與波上喜見顏色
 詔坐者賦詩召閣立本寫焉閣外傳呼畫師閣立本時

立本已為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顧視坐者媿
 而汗下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
 曹慎好習下見上文
 曰道士蕭太虛墨竹墨梅有山林清幽氣象題名作陰
 文篆字於石上如石刻然自作一格清奇可愛又曰
 王冕墨梅萬家難寫精微兼移情性宋胡邦衡云
 書莫難於寫真非寫形以之難寫心之精微為難也
 書斷曰郭汾陽塔趙縱令韓幹周昉各為寫真一日汾
 陽指問女曰何者最妙曰兩畫總似前畫得
 趙郎形貌後書兼移其神思情性笑語之姿
 躍屏上馬鳴或得之將練以為服忽釜中霧起見二
 龍騰躍穿屏而去名畫記曰北齊楊子天與清新
 筆存蒼潤東坡詩曰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沈
 無不事小巧尤工遠勢善畫竹氣韻飄舉不事小
 巧藝部

巧 村詩曰尤工遠勢古 清江碧岫 賸水殘山

莫比 尺應須論萬里 黃履不遺毫髮紅花綠柳清江碧岫一扇之間有十里

言馬遠夏珪者輒斥之曰是殘山賸水宋偏安之物也

莊周垂綸 彭祖觀井 陳清作上支 山堂肆考曰宋

中子將命之秋丘道由彭門有客得彭祖觀井圖銘淳化

者惟彭氏而井而覆之以輪背樹而鑽之無所取以爲

躬踞踏而迎視兢兢然若將墜也嗚呼古人臨事而懼

是與 鬪牛掉尾 飛雁展頭 池筆記曰有藏戴嵩

一牧童曰牛鬪力在前尾入兩股間今尾掉非也 旁有

曰黃筌畫飛雁頭足皆展不知飛鳥縮頭則展足無兩

者 崔白翎毛 趙昌花果 以堂肆考曰濠梁崔白雖

於花竹翎毛 圖繪寶鑑曰趙 輕煙遠岫 薄靄平

昌廣漢人善畫花果名重一時 輕煙遠岫 薄靄平

林 臺閣古雅 人物清奇 張圖雲韶院 援毫金

波亭 圖畫見聞志曰保壽寺本高力士宅時李涿性好

宣所畫石橋圖乃明皇賜力士因留寺中後傳入禁中

宣教取之帝好古一見大悅命張於雲韶院 見上畫

靄注 墨池三兩花 鳳樓十八怨 秀王之後子仲穆

作墨蘭張伯雨題云滋蘭九畹空多種何以墨池三兩

花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編天涯仲穆聞之不復

作蘭 圖畫見聞志曰王士元畫法特高有伊 起雙

龍於霧外 映五彩於水中 每留素以成雲 或借

地而爲雪 怪石虎蹲於路隅 瀑布練飛於林表

覽花蝶而發餘思 養蟲魚以資異趣 麗組長纓得

威儀之擗節 柔姿綽態盡容止之幽閒 十月車徒

書

流水浮雲之勢 百年時景南鄰北里之娛 飛觀層樓間以喬林嘉樹 碧潭素瀨糝以芳草新英 中遺巧飾含毫擅乎六長 外若混成破墨得其三昧 倚牆寫景具丘壑於胷中 入殿呈圖挾風濤於筆底 拂霧吟風瀟灑極檀欒之狀 駢柯攢影輪囷盡偃蓋之形 錦囊犀軸象牀堆希世之珍 粉本生綃寶蹟擁通神之玩

畫四

增 三古 太平御覽曰名畫記以漢魏三國為上古以晉宋為中古以齊梁北齊後魏陳後周為下古
留天地位 郭熙林泉高致曰尺幅之內上留天地位

下留地之位中 神盤意豁 又曰畫之處所須冬燠夏涼宏堂邃宇畫之志思須
百慮不干 三停九似 圖畫見聞志曰畫龍者析出三神盤意豁似角似鹿似頭似駝似眼似鬼項似蛇
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 戴逵隱帳畫繼曰戴名畫記曰董卓之亂山陽西遷
像而自隱於帳中人有所 左圓右方 張鷟朝野僉載
藏否輒竊聽而隨改之 左圓右方 張鷟朝野僉載
四手書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日數羣羊兼戎 地獄
變相 子見其畫因號為地獄變相名畫錄曰長安景公道
寺 子見其畫因號為地獄變相名畫錄曰長安景公道
懼罪脩善兩市屠酤經月不售 圖鍾馗像 宋沈括
曰明皇將諭月巫醫不能治一夕夢二鬼一大一小 其小者竊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繞殿而奔其大者戴
帽衣藍裳袒一臂鞞雙足乃剗小者目擊而噉之奏曰 臣鍾馗氏即武舉不捷之士也普與陛下除天下妖孽
巧藝部 畫

夢覺病即瘳乃召吳道子圖之道子承旨恍若有睹立
圖以進上矚視久之撫几曰是卿與朕同夢耳何肖若
哉此吳裝雄勁而傅彩簡澹至今畫家有輕拂丹青者
謂之吳裝

畫子為之懇塗却畫乃已木劍帷帽子畫仲由戴木
道子為之懇塗却畫乃已木劍帷帽子畫仲由戴木

代惟帽與於本朝舉此凡例亦畫之病也岐王石
元伊世珍鄉媛記曰王維為岐王畫一六石信筆塗抹
自後有天然之致王寶之置眾思間獨坐注視作山中想
悠然而餘趣數年章四足畫斷曰韋無泰以畫馬異

放歸本國持圖觀覽百獸皆懼風雲隨筆明皇雜
元中於龍池新創殿召馮紹正畫薛紹正先於西壁
畫素龍奇狀蜿蜒如欲振躍繪事未半風雲隨筆而生

鍾隱畫鷄變姓名趨汾陽之門殷勤累月乾暉不知
鍾隱畫鷄變姓名趨汾陽之門殷勤累月乾暉不知

也一日隱畫一鷄於薛乾暉驚曰子得非鍾隱乎隱再
拜具道所以乾暉喜曰孺子可教也乃善遇之丈席以

講畫道隱放筆奪真圖畫見聞志曰梁相國于兢善
丹盛開命筆放之不淡旬奪真矣後有雙柏一石李

人贈詩曰看時人家藏張璪松石障士人云亡兵部李員
外約知而購之其家弱妻已練為衣裏矣惟得兩幅雙

柏一石在焉裂鮫綃宣和畫譜曰張璪字文通善畫
張璪工松石擬遊戲丹青微二十四化皆所以警悟

裂鮫綃工松石擬遊戲丹青微二十四化皆所以警悟
世俗非止遊戲者丹夢中神授水錄記平生所畫者凡

青而自娛悅者丹夢中神授水錄記平生所畫者凡
百餘面自云初夢寐墜筆成畫圖畫見聞志曰孫位於成

有餘面自云初夢寐墜筆成畫圖畫見聞志曰孫位於成
精筆亦成畫二藝爭鋒又曰唐末處士孫位於成

王部從筆鋒狂縱至孟蜀時有匡山處士景煥觀位畫
激發高興遂畫右薛天王以對之二藝爭鋒一時壯觀

巧藝部

畫

天

畫

天

畫

天

工畫龍水

水圖繪寶鑑曰孫位改名遇工畫龍

南本

畫火

大圖畫見聞志曰張南本精畫火嘗於成都金華寺

驚但幾

不幾李氏責其緩命周文矩曰仲元繪

上木樣

李成得張燦非凡工所及故遲遲如此

山平遠

事得之為箱篋珍後意出前賢每舍毫素必出新奇好

學得之

主李氏頗聞其荒縱欲見尊俎間競籌交錯之態乃命

韓熙載

夜宴圖古畫補足名畫錄曰蜀王夜夢一入立於殿

籍見古

師訓重脩此足蜀主復夢前神謝曰吾足履矣

手應心

各言其志蓋亦耳目所習得之於手而應於心

丹青參商

也見聞志曰蜀先主既下蜀謀傳宗御容

清錄曰

石恪作飛鼠不守繩墨佛道人物始如石恪工

殊狀惟

宋岳珂部手足用畫法衣紋皆粗筆人成之

耶衆怪

請其故曰西海語音六皆合口惟聞音則張

何也龍

眠聞風鳶引線見聞志曰郭忠恕善畫屋木

圖畫者

必怒而去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耐屢以情言

忠恕取

紙一軸首畫一卅角小童持線車紙窮處作風

巧藝部

畫

丹青

參商

丹青

參商

丹青

參商

丹青

參商

丹青

參商

丹青

參商

丹青

參商

丹青

參商

為中引一線長數丈富
 家子不以為奇遂謝絕
 筆勢瀾翻李成皴法宋米芾畫史曰王詵學李成皴法以
 瀾翻亦墨作平三家山水營丘李成長安關仝華原
 遠皆李成法也
 類三家鼎峙百代標程
 曉景為構亭張圖又曰丁晉公典金陵陸院畫春熙
 最工到金陵日可選一絕景張此圖晉公至金陵乃於城
 之西北隅構亭曰賞心遂施圖於巨屏到者莫不以此
 為佳潛寫御容西京上清宮畫武宗元特喜丹青嘗於
 觀和陽天帝潛寫太宗御容以宋火德王故也真宗幸
 上清宮忽見御容驚曰此真先帝也遽命焚香再拜
 江神留畫一畫史曰嘉祐中一貴人使江南攜韓幹馬
 過於是禱於中元水府廟獻之風遂止乃渡
 馬當相濟翌日詣廟獻之風遂止乃渡
 兩脚畫譜和

曰僧巨然所作兩
 御如有爽氣襲人
 後加三紋作俛首仰視眉揚而頰感者遂大似
 不其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曰吾得之矣乃於眉
 綺紈習鴛鴦畫譜曰宗室士雷以丹青馳譽於時作雁
 純之習故幽尋雅趣
 落筆與畫工並馳
 柳岸圖極妙有品題者曰詠雪才華稱獨秀迴文
 機杼更誰如如何鸞鳳鴛鴦手能寫桃溪柳岸圖
 燭對畫又曰劉常善畫花竹名重江左時米芾赴書學
 之屏間坐臥其下夜索燭
 與對若相語言賞歎累月
 院象史圖之皆未稱旨上曰孔
 雀升高必先舉左眾史咸歎服
 塗牖穴屋
 鼎每畫虎掃灑一室屏人聲寒門塗牖穴屋取明一飲
 斗酒脫衣據地臥起行顧自視真虎也復飲斗酒取筆
 一揮意盡而
 東坡墨竹
 畫直起至頂或問何以不逐
 巧藝部
 月益頁白卷三十三
 畫

節分曰竹生時
何嘗逐節生耶
篆筆畫基盤
筆筆相似
畫水掀壁
自成一家
嘗畫五嶽觀
凡

作水先畫浪頭
然後畫水
三朵花
常戴三朵花
莫知

其姓名郡人
因以三朵花
名之
能白寫真
東坡
皆草

書法
元鄭元祐
遂昌雜錄
曰宋僧子溫
日觀居萬嶺
瑪

荀多假其真者
鬚葉
燕家景
水清雅
秀媚
嘗作四時

景書院謂
為措大
殃
又曰宣
字辭微
宗去京
命畫者

勿出必為措大
兩餘
蠅
山
水
有古意
又作兩餘
蠅

所歎今果然也
心草
蟲
又曰覺
心字
虛靜
初作
章得象
歐陽

田錄曰章師
公得象與石
資政中立
素相友善
而今有章
談諧嘗戲章
云昔時名畫
有戴嵩牛
韓幹馬
而今有章

得象
觀音真相
圖繪寶鑑曰
賀六侍詔
家世專畫觀
音至其身於
藝尤工
忽觀音
化為白

者求畫遂得真
兩京絕筆
畫繼曰
韓若拙
善作翎毛
相其名益彰
皆有數政
河東三絕
又曰
河東稱三絕

入馬張遠
趙家船
物吟
弄忘
寢食
過者
望而知
為趙

山水也
無根樹
自曰
米友仁
元章
之子也
所作畫甚

家書畫
無根樹
自曰
米友仁
元章
之子也
所作畫甚

如解作無根樹
能描濛濛
雲
六館
二妙
建寧
艾淑
善

俱得名時
稱六館
一妙
橫塘
野景
先嘉
泰間
人號

西湖隱士
作人物
山水
橫塘
一筆畫
又曰
趙子雲
能

人面及手
描畫
頗工
至衣
摺則
如草
符
寫真
神妙
集

神爽秀工
於畫
以寫真
召拜
同知
南院
宣徽
事使
宋賀

尚益頁卷三十一

畫

三

正寫宋仁宗容以歸遼道宗清寧間復使宋宋主賜宴
 餅花隔面未得其真陸辭僅一視及境以像示餞者駭
 其神 **墨戲** 嘗作墨戲喜畫方竹 **寶書玉軸** 張翥題
 妙 馬圖曰金源六葉全盛年明昌政似宣和 **作鉤勒法**
 前寶書玉軸充內府時以李早方龍眠 **中逸氣** 遺事曰倪元
 圖繪寶鑑曰張遜吳郡人善 **骨中逸氣** 遺事曰倪元
 畫竹作鉤勒法妙絕當世 **骨中逸氣** 遺事曰倪元
 鎮嘗自題畫竹云余之竹聊以寫骨中逸氣耳 **數年**
 豈復較其似與非葉之繁與疎枝之斜與直哉 **數年**
 一幅 劉昌懸笥墳探曰王孟端中書曰此必與我索畫耳
 點公又造其第求之數年始作一幅曰吾不可直 **聞**
 寄點公其西賓吾故人也吾寄之待彼與求耳 **聞**
簫寫竹 列朝詩小傳曰王絳工畫每遊覽遇長廊素壁
 拂袖而起嘗在京邸月下聞簫聲明日往訪其人寫竹
 以贈曰我為簫聲來以簫材報之其人持紅攪翰為餽
 乞再寫絳大笑裂 **八面生動** 人山水細潤者宗郭熙
 前畫而還其餽

豪放者宗夏珪馬遠其人物評
 者謂八面生動故四方重之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七

巧藝部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七

畫

三十一

漢來聞君寫真圖鳥嶼備縈迴石黛刷幽草曾青澤古
苔幽緘儻相傳何必向天涯 又瑩禪師房觀山海圖
詩曰真僧閉精宇滅跡含達觀列障圖雲山攢峰入霄
漢丹崖森在目清晝疑卷幔蓬壺來軒窗瀛海入几案
煙濤爭噴薄鳥嶼相凌亂征帆飄空中瀑水灑天半崢
嶸若可陟想像徒盈歎杳與真心冥遂諧靜者翫如登
赤城裏揭步滄洲畔即事能娛人從茲得消散 又燭
照山水壁畫歌曰高堂粉壁圖蓬瀛燭前一見滄洲清
洪波洶湧山崢嶸皎若丹丘隔海望赤城光中乍喜嵐
氣滅謂逢山陰晴後雪迴溪碧流寂無喧又如秦人月

下窺花源了然不覺清心魂祇將疊嶂鳴秋猿與君對
此歡未歇放歌行吟達明發却顧海客揚雲帆便欲因
之向溟渤 又粉圖山水歌曰峨眉高出西極天羅浮
直與南溟連名公繹思揮彩筆驅山走海置眼前滿堂
空翠如可埽赤城霞氣蒼梧煙洞庭瀟湘意渺緜三江
七澤盡洄沿驚濤洶湧向何處孤舟一去迷歸年征帆
不動亦不旋飄如隨風落天邊心搖目斷興難盡幾時
可到三山巔西風崢嶸噴流泉橫石蹙水波潺淩東崖
合沓蔽輕霧深林雜樹空芊緜此中冥昧失晝夜隱几
寂聽無鳴蟬長松之下列羽客對坐不語南昌仙南昌

仙人趙夫子妙年歷落青雲士訟庭無事羅衆賓杳然
如在丹青裏五色粉圖安足珍真仙可以全吾身若待
功成佛身去武陵桃花笑殺人 孫逖奉和李右相書
壁畫山水詩曰廟堂多暇日山水契中情欲寫高深趣
還因藻繪成九江臨戶牖三峽繞檐楹花柳窮年發煙
雲逐意生能令萬里近不覺四時行氣染荀香馥光含
樂鏡清詠歌齊出處圖畫表冲盈自保千年遇何論八
載榮 王昌齡觀江淮名勝圖詩曰澹掃荆門煙明標
赤城燒青蔥林間嶺隱見淮海微援毫無逃境遂展千
里眺 岑參劉相公中書江山畫障詩曰相府徵墨妙

揮毫天地窮始知丹青筆能奪造化功瀟湘在簾間廬
霍橫座中忽疑鳳皇池暗與江海通粉白湖上雲黛青
天際峰書日直見月孤帆如有風巖花不飛落澗草無
春久擔錫香爐緇釣魚滄浪翁如何平津意尚想塵外
蹤富貴心獨輕山林興彌濃幽趣頗異出處事不同
請君為蒼生未可追赤松 杜甫薛少保畫鶴詩曰薛
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低昂
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萬里不
以力羣遊森會神威遲白鳳態非是倉庾鄰高堂未傾
覆幸得慰佳賓暴露牆壁外終嗟風雨頻赤霄有真骨

沙鏡類曰卷三百二十八
恥飲洿池津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馴
又題揚監又出畫鷹十二扇詩曰近時馮紹正能畫鷲鳥樣明公出此圖無乃傳其狀殊姿各獨立清絕心有向疾禁千里馬氣敵萬人將憶昔驪山宮冬移舍元仗天寒大羽獵此物神俱王當時無凡材百中皆用壯粉墨形似間識者一惆悵干戈少暇日真骨老崖障為君除狡兔會是翻韞上
又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詩曰高浪垂翻屋崩崖欲壓牀野橋分子細沙岸繞微茫紅浸珊瑚短青懸薜荔長浮查並坐得仙老暫相將
又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圖詩曰沱水臨中座岷山到北堂白波

吹粉辟青嶂插雕梁直訝松杉冷兼疑菱荇香雪雲虛點綴沙草得微茫嶺雁隨毫末川蜺飲練光霏紅洲滌亂拂黛石蘿長暗谷非關雨丹楓不為霜秋成元圃外景物洞庭仿繪事功殊絕幽襟興激昂從來謝太傅丘壑道難忘
又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曰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壯哉崑崙方壺圖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澈山水盡亞洪濤風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并州使剪刀翦取吳淞半江水
又劉少府新畫山水

障歌曰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聞君掃却
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
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
契丹得非元圃裂無乃瀟湘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
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氣
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花遠漁翁
暝蹋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闊敲岸側鳥秋毫末不見
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
髓自有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
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邪溪雲門寺吾

獨胡爲在泥滓青鞋布韞從此始 又題李尊師松樹
障子歌曰老夫清晨梳白頭元都道士來相訪握髮呼
兒延入戶手提新畫青松障障子松林靜杳冥憑軒忽
若無丹青陰崖却承霜雪榦偃蓋反走虬龍形老夫平
生好奇古對此興與精靈聚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
工心獨苦松下丈人巾屨同偶坐似是商山翁悵望聊
歌紫芝曲時危慘澹來悲風 又題韋偃爲雙松圖歌
曰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絕筆長風起纖
末滿堂動色嗟神妙兩株慘裂苔蘚皮屈鐵交錯迴高
枝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松根胡僧憩寂

洪鑑類編卷三百二十一
五
冥龐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脚葉裏松子僧前
落韋侯韋侯數相見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繡
段已令拂拭光零亂請公放筆為直幹 又畫鷓行曰
高堂見生鷓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立突兀乃
知畫師妙巧刮造化窟寫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烏鵲
滿膠枝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為衆禽沒長翻如
刀劍人寰可超越乾坤空崢嶸粉墨且蕭瑟緬思雲沙
際自有煙霧質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 又觀曹將
軍畫馬圖引曰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
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真乘黃曾貌先帝照夜白龍

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瑪瑙盤健仔傳詔才人索盤
賜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
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太宗拳毛騮近時郭家師子花今
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
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匹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煙雪霜
蹄蹴蹋長楸間馬官廝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
視清高氣深穩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遁憶
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匹皆
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
不見金粟堆南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 又丹青引

曰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庶爲清門英雄割據雖已
矣文彩風流今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
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中常引
見承恩數上南熏殿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
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
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
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閭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
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
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
金圍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

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驂駟氣彫喪將軍盡善蓋有
神必逢佳士亦寫真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
人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
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王季友觀于舍人僻畫山水詩
曰野人宿在山家少朝見此山謂山曉半壁仍栖嶺上
雲開簾欲放湖中鳥獨坐長松是阿誰再三招手起來
遲于公大笑向余說小弟丹青能爾爲 郎士元題劉
相三湘圖詩曰枕上見漁父坐中常狎鷗誰言魏闕下
自有東山幽 元稹畫松詩曰張璪畫古松往往得神
骨翠帚掃春風枯龍夏寒月流傳畫師輩奇態盡埋沒

纖枝無瀟灑頑幹空突兀乃悟塵埃心難狀煙霄質我
去浙陽山深山看真物 李遠贈寫御真李長史詩曰
玉座煙銷研水清龍顏不動紫毫輕初分隆準山河秀
再點重瞳日月明宮女卷簾皆暗認侍臣開殿盡遙驚
三朝供奉應無敵始覺僧繇浪得名 顧況范山人畫
山水歌曰山崢嶸水泓澄漫漫汗汗一筆耕一草一木
棲神明忽如空中有物物中有聲復如遠道望鄉客夢
繞山川身不行 白居易畫竹歌曰植物之中竹難寫
古今雖畫無似者蕭郎下筆獨逼真丹青以來唯一人
人畫竹身肥臃腫蕭畫莖瘦節節竦人畫竹梢死羸垂

蕭畫枝活葉葉動不根而生從意生不筍而成由筆成
野塘水邊倚岸側森森兩叢十五莖嬋娟不失筠粉態
蕭颯盡得風煙情舉頭忽看不似畫低耳靜聽疑有聲
西叢七莖勁而健曾向天竺寺前石上見東叢八莖疎
且寒憶曾湘妃廟裏雨中看幽姿遠思少人別與君相
顧空長歎蕭郎蕭郎老可惜手顫眼昏頭雪色自言便
是絕筆時從今此竹猶難得 裴諧脩處士桃花圖歌
曰一從天寶王維死於今始遇脩夫子能向鮫綃四幅
中丹青暗與春爭工句芒若見應羞殺暈綠勻紅斬分
別堪憐彩筆似東風一朵一枝隨手發燕支乍濕如含

露引得嬌鶯癡不去多少遊蠶盡日飛看徧花心求入
處工夫妙麗實絕奇似對韶光好時節偏宜留著待深
冬鋪向樓前極霜雪 宋韓琦觀胡九齡畫牛詩曰江
天雨雪易溟濛風勢掀號摧古木敲斜菱笠趁牛歸蕭
疎暮景煙邨宿奇哉胡掾老筆不可到戴叟重生須死
伏吾觀諸牛之態雖盡妙尚有所遺思未熟牛於生民
功最大不畫牛功牛亦辱胡君胡君聽我言別選輕綃
成巨軸寫出區區耒耜勤貴知天下由吾方食足 蘇
軾王維吳道子畫詩曰何處訪吳畫普門與開元開元
有東塔摩詰留手痕吾觀畫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實

雄放浩如海波翻當其下手風雨使筆所未到氣已吞
亭亭雙林間彩暈扶桑暎中有至人談寂滅悟者悲涕
迷者手自捫蠻君鬼伯千萬萬相排競進頭如龜摩詰
本詩老佩芷襲芳蓀今觀此畫亦若其詩清且敦祇
園弟子盡鶴骨心如死灰不復溫門前兩叢竹雪節貫
霜根交柯亂葉動無數一一皆可尋其源吳生雖妙絕
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翻謝籠樊吾觀
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斂衽無間言 又韓幹馬十四
匹詩曰二馬並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駿尾齊一馬任前
雙舉後一馬却避長鳴嘶老顧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

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前者既濟
出林鶴後者欲涉鶴俛啄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
尾搖風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
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 朱子題祝生畫詩曰裴侯
愛畫老成癖歲晚倦遊家四壁隨身只有萬疊山祕不
示人私自惜俗人教看亦不識我獨摩挲三太息問君
何處得此奇和舜隋珠未爲敵荅云衢州老祝翁曾次
自有陰陽工峙山融川取世界咳雲吐雨呼雷風昨來
邂逅衢城東定交斗酒歡無窮自然妙處容我識爲我
掃此須臾中爾時聞名今識面回首十年齊掣雷裴侯

已死我亦衰祇君雖老身猶健眼明骨輕鬚不變筆下
江山轉蔥蒨爲君多織機中練更約無事重相見 樓
鑰催老融墨戲詩曰古人惜墨如惜金老融惜墨如惜
命 王庭珪題惠崇畫秋江鳧雁詩曰老崇學畫如學
禪中年悟入理或然 何夢桂和南山弟虎圖行曰高
堂突兀生崇岡於菟眼電牙磨霜古言市虎人不信誰
信挾一來座傍衆犬僵仆兒輩走猛士腰弩成蹶張老
翁卒見亦驚怪更欲騎取參西皇乾坤沴氣產尤物誰
爲驅雷入神筆古樹蕭蕭風刁刁陰崖幽幽雲墨墨橫
行巖巖不畏人弄子庭除成穴窟藍田飲羽驚夜行今

乃捋鬚當白日畫圖畫虎心自知觸目或疑猶喘息世
間多少涪邨民毛爪未完心已易 金党懷英題春雲
出谷圖詩曰春雲乍出山有無春雲已去春山孤山光
空濛不可寫正要雲氣相縈紆山吞雲吐變明晦半與
巖谷生朝晡輕林蕭蕭暗溪樹餘影漠漠開樵居舟人
橫櫂並沙尾坐看縹緲搖空虛巧分天趣出畫外韻遠
不與丹青俱令人重古不知畫但愛屋漏煙煤汗惜哉
東坡不及見此本詩中獨有疊嶂煙江圖 高永跋段
志寧山水詩曰蒼髯雲氣湧長松風雨寒湍流劈山出
玉虹飲溪灣曾中無雲夢筆底無江山想見破墨初布

袖蛟龍蟠壯觀駭魂魄萬象本自閒寒齋靜相對遠意
空追攀 元陳深駿馬圖詩曰王良伯樂骨已朽曹霸
丹青亦希有開圖歛見神駿姿對酒高歌雄劔吼祇今
騏驎困鹽車落日長鳴漫昂首蚩蚩俗眼迷天機相士
嫌貧馬嫌瘦 趙孟頫題畫山水圖詩曰移得山川勝
坐來靈霧空窗中列遠岫堂上見青楓巖樹參差綠林
苑掩翠絳鳥飛天路迴人去野橋通邨晚留遲日樓高
納慢風琴尊會仙侶几杖從兒童疑聽孫登嘯將無顧
愷同微茫看不足瀟灑興難窮碧瓦開蓮宇丹樓聳竹
宮亂泉鳴石上孤嶼出江中藉甚丹青譽益知書畫功

江鏡卷之二十一
煩渠添釣艇著我一漁翁 又題墨雁詩曰鴻雁棲棲
遵渚黃蘆索索鳴秋羨殺承平公子筆端萬里滄洲
虞集子昂墨竹詩曰子昂墨竹不欲工腕指所至生秋
風古來篆籀法已絕止有木葉雕蠶蟲黃金錯刀交屈
鐵大陰作雨山石裂蛟龍起陸真宰愁雲暗蒼梧泣湘
血吳興之竹乃非竹吳興當年面如玉波濤浩蕩江海
空落月年年照秋屋 又畫鶴詩曰薛公少保昔畫鶴
毛羽蕭條向寥廓通泉縣僻久微茫故物都非況城郭
長鳴闊步貌閒暇解寫高情亦奇作借懸素壁憶真侶
忽有微風動林壑碧虛寥寥積雪高直過蕭臺絕棲泊

朱德潤山水屏圖詩曰中堂素壁本虛靜誰令揮灑
研丹青女媧五色不補天神功鞭石來蒼冥驅山奔海
入紈素扶輿之氣青熒熒 柳貫煙江疊嶂圖歌曰君
不見帝堦王家寶繪堂山川發墨開洪荒重江疊嶂詩
作畫東坡留題雲錦光又不見後身松雪齋中叟伸紙
臨摹筆鋒走樓臺縹緲出林坳蘆葦蕭蕭藏澤藪白雲
飛不盡青冥百丈牽江入樊口墨花照几射我眸我爲
攀芳歌遠游胃中是物有元氣世上何所無滄洲我疑
此叟猶未化瞬息御氣行九州五山四溟一觴豆瑣細
弗遺囊楮收故能援毫發天藻不與俗工爭醜好楚山
乃藝部
尚書
畫

雲歸楚水流萬里秋光如電掃拈來關董散花禪別出
曹劉斲輪巧披圖我作如是觀毛穎陶泓共聞道嗚呼
相馬亦相人駑駘豈得同翔麟舍夫毛骨論形似如此
鑒賞焉能真後來有問延祐脚意索舉似吾方歎明
劉基題山水圖詩曰天下名山隨處有畫圖流傳亦良
久祇園道人展橫幅觀者稱誇同一口蒼梧九疑高插
天卷而懷之不盈手巨靈驚呼盤古怒地軸缺北昆侖
剖太陽出海開杳冥蟠冢岷峨大如斗華軒無人清晝
閒恍然置我匡廬間金輪迴出牛女上遠近羅列千雲
巖江花野竹青錦斑嵌巖斷石蛟鼉顏岡盤谷轉絕徑

路但見湖水迴瓊環白沙洲暖春風起南船挂帆北船
檣吳波不盡芳草外楚岫半入長煙裏夜深小龍行雨
歸宮亭月落彭郎磯旌陽步虛盧老和雜佩散作虹蜺
飛百年塵世真夢寐回首旌旗塞天地舊遊何處成渺
茫一曲狂歌數行淚青丘弱水迷方壺武陵桃源今有
無瑤臺三島消息斷安得羽翼歸清都 王冕題趙千
里夜潮圖詩曰去年夜渡西陵關待渡兀立江上灘灘
頭潮來倒雪屋海面月出行金盤水花著人如撒霰過
耳斜風悒如箭叫霜鴻雁零亂飛正似今年畫中見寒
煙漠漠天冥冥展玩陡覺心神清便欲吹簫騎大鯨去

看海上三山青 倪瓚自題畫曰摩詰畫山時見山不見畫松雪自纏絡飛鳥亦閒暇我初學揮染見物皆畫似郊行及城遊物歸畫笥為問方厓師孰假孰為真墨池挹涓滴寓我無邊春 蘇伯衡題春晴江岫圖曰尚書襟懷絕瀟灑揮毫往往凌董馬平生一筆頗自珍數尺新圖為君寫齊山遙接吳山青碧波萬頃孤帆征東風綠徧汀洲草總是岐亭離別情一向江南一江北離情浩蕩嗟何極正如江上之碧波縱有并刀那翦得當時已足令心愁如今況復隔羅浮掩圖却上高臺望但見遠海連天流暮歸朝出誰與侶蜃霧蠻煙結悽楚

木棉花落鸚鵡飛苦竹叢深鷓鴣語 危素題宋好古墨竹詩曰我憶東曹粉署郎琅玕寫就拂雲長祗疑散步雲林曲獨聽秋聲待晚涼 張以寧題米元暉山水詩曰高堂曉起山水入古色慘澹神靈集望中冥冥雲氣深祗恐春衣坐來濕江風吹雨百花飛早晚持竿吾得歸身在江南圖畫裏令人却憶米元暉 鎰松題葛洪移居圖曰前行白羊四角羸誰其驅者鬪鬚兒獐獐一犬嗥而馳舉鞭護羊訶止之背有囊琴結黑繩嫗後負畫策以追少婦騎牛牛步遲兩兒共載兀不欹大者坐擁斑文狸小者索乳方孩嬉母笑不嗔還哢啾復有

鬪者肩童羈引手向翁如反傲蹇驢躡地行欲疲兩耳
逆豎愁風吹老翁龐眉方頤頤顧瞻妻子色孔怡似語
前言路向夷爾兄在前爾勿癡爾母正念爾弟飢高憤
顛奚荷且持藥瓢囊襍何垂垂有採者柄相參差傍有
二卷一解披趁行苦忙奚不知我觀此畫喜復疑問翁
為誰莫可推或云葛令之官時移家勾漏乃若茲人生
多異在侈靡如此行李胡不宜骨肉在眼無餘資陳巖
作圖真畫師筆蹟縹緲如飛絲中有妙意世莫窺我吟
將為仕者規如不見畫當求詩 王行自題畫詩曰高
館良宵睡思遲葛巾重著半醺時都將滿抱林泉興付

與閒窗墨半池 方孝孺題王叔明墨竹詩曰分枝綴
葉人所知要外枝葉求神奇天機貴足不貴似此事不
可傳諸師 王紱寫晴竹詩曰我愛君家遠城郭繞檐
竹色侵簾幙醉中揮翰寫晴梢湘雲一翦春陰薄看來
頓覺風氣清耳邊恍若聞秋聲嘯歌到晚不歸去高臥
翠陰呼月明 李東陽題王舜耕山水圖詩曰溪聲潺
湲雜林壑山勢蜿蜒去還却浮雲欲起未起時半在溪
頭與山脚入空高鳥飛欲盡背屋斜陽慘將落更無賸
地與閒人縱有紅塵何處著南畝老翁雙鬢斑筆法頗
似高房山少年豪宕老疎放往往醉墨留人間平生畫

癖兼山癖一見此圖三歎息媿我不如樓上人日日開
窗看秋碧 王守仁題畫詩曰隨處山前著草廬底須
松竹偃柴扉天涯遊子何曾出畫裏孤帆未是歸小酉
諸峰開夕照虎溪春寺入煙霏他年還向辰陽望却憶
題詩在翠微 顧清題墨菊詩曰郎中畫菊真是菊蒙
泉蒲萄太常竹一時能事并馳聲豈直文章難繼續狂
揮急掃皆稱意不特品高機亦熟西涯坐間生色障一
見當時已心服不知何日到君家盡洗朱鉛鬪清淑疎
篁古木交映帶深淺生枯俱入態敲風一枝驚欲折倚
竹數叢如有待飛鸞墜羽時自壓老蛟蛻骨令人駭張

顛草聖久寂寞何意茲晨忽傾蓋 董其昌題所畫寒
山圖詩曰拈筆經營輞口居心知餘習未全除莫將枕
漱閒家具又入中山篋裏書 盛時泰題畫詩曰老樹
了牙鐵作柯亂竹縱橫拂雲起誰知一段秣陵秋寫在
癡翁半邊紙癡翁癡翁蓬萊精有時拈筆人皆驚想見
臥癡樓上景狂歌醉舞鳴秦箏我本大城山裏客看君
圖畫來君宅出門却被強題詩坐對疎棚豆花白
原賦晉傅咸畫像賦曰先畫卞和之像者雖其事在素
定見其涕血殘剛之形情以悽然辭曰惟年命之適短
速流光之有經疾沒世而不稱貴立身而揚名旣銘勒

於鐘鼎又圖像於丹青覽光烈之攸畫觀卞子之容形
泣泉流以雨下灑血面而纖纓痛兩趾之雙刑心惻悽
以傷情雖髮膚之不毀覺害仁以偷生向厥趾之不刑
孰夜光之見明人之不同爰自在昔臧知柳而不進和
殘軀以證癖 **增**梁江淹扇上絲畫賦曰臨淄之雅女
宋鄭之妙工織素麗於日月傳畫明於綵虹洛陽之伎
極江南之巧窮故飾以赤野之玉文以紫山之金空青
生峨嶠之陽雌黃出嶧冢之陰丹石發王屋之岫碧髓
挺青蛉之岑粉則南陽鈔澤墨則上黨松心乃雜族以
為此扇為君翳素女與玉琴玉琴兮珠徽素女兮錦衣

促織兮始鳴秋蛾兮載飛識桂莖之就罷知蘭葉之行
衰重曰碧臺寂兮無人蔓丹草與朱塵度俄然而一代
經半景若九春命幸得為綵扇兮出入玉帶與綺紉
唐歐陽詹洪厓子圖賦曰矯矯徵君居幽行聞朗詠堯
年之日棲遲姑射之雲英英時傑好奇藝絕窺窮圖畫
之能寫得隱淪之哲觀夫杖藜載酒面石依松盡是山
中之意全移物外之蹤入室終窺知裂繒而畫出升堂
始睇疑在野而相逢實默如言如行實止蘿纖纖以垂
帽草芊芊而藉履服惟身表容實心旌對冰雪之顏觀
蘭蕙之纓暗識伯夷之潔遙憐虞仲之貞形如植以亭

法苑珠林卷三百二十八
亭衣如風而曳曳臨諸瑤席之上想彼雲林之際萬物
方秀千峰初霽神飄飄以自遠心悠悠而不繫我之心
矣惟賢允臧披圖畫於是日得夫君於此堂 黃滔誤
筆牛賦曰王獻之續畫彌精變通可驚失手而筆唯誤
點應機而牛則真成用是飾非既擅一時之妙持功補
過爰垂千載之名當其團扇羽輕素縵雲薄搦金筓以
如翦露秋毫而似削莫不佇思翔鸞澄神丹鵲臨風緬
想滿輪之桂月鋪開對景歎嗟一點之松煙飄著隱映
瑕匿依稀漆濃既黑白之斯異顧東西而曷從南容之
玷難磨空傷往事曹氏之蠅可學遂展奇蹤於是逐手

搗成隨宜演出斯須亡隋落之所頃刻見下來之質筆
為鋒也無慙賣劍之年墨作池焉豈媿蹊田之日則知
負藝通神呈功駭人遽從無而入有俄昔偽以歸真沉
乎烏文黛暗駁彩花新兔翰初停旁起落毛之想鼠鬚
尚對遙懷食角之因足令飲潁牽懷飯素動思坐驚踐
葦之處立驗放桃之地手捫而執紉罔殊衣惹而飾繒
奚異經年不去寧生舐犢之心終日長閒豈有駕車之
意 謝觀誤筆成蠅賦曰曹氏之蠅因誤而致既失手
以傷善乃象形而取類胡能有定將飾非於寡尤變而
從宜善奪真而不異原夫裂素凝辭纖毫露鋒展霜花

以雲薄墜松煙而漆濃於不可爲之處見不可去之蹤
處小瑕之間義寧有怒居太白之上污實難從由是潤
色成功從權善補逐手見營營之狀隨筆長薨薨之羽
乍若蟋蟀之居僻復類蠓蚋之在戶然而迴立素絲不
失毫釐侔止樊之貌類附驥之姿當似是似非之前吾
與點也於一顧一盼之際默而識之將起枚生之說那
虞翟子之悲然而就之不爽酷得其象雖違心以著可
悅目而賞隱映纖絳之內囊螢處中附麗紉組之間牖
蟲將上嗟乎巧以飾詐假能亂真始自不材之點俄成
有用之身捷捷幡幡誘譏人之思發跂跂脈脈透輕綃

而色新已而吳主是臨奇工斯布左右歷覽徘徊周顧
迷邂逅之所致載揮拂而方喻將特模於手成了莫知
其筆誤懿夫污不足誚瑕豈難除知過善改巧思橫舒
卒能珍賞翫之不渝成奇文而有餘彼田夫之禾麥景
山之鯉魚方之不如 荆浩畫山水賦曰凡畫山水意
在筆先丈山尺樹寸馬豆人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遠山
無波隱隱似眉遠水無波高與雲齊此其設也山腰雲
塞石僻泉塞樓臺樹塞道路人塞石分三面路看兩蹊
樹觀頂顛水看岸基此其法也凡畫山水尖峭者峰平
夷者嶺峭僻者崖有穴者岫懸石者巖形圓者巒路通

者川兩山夾路者壑兩山夾水者澗注水者溪泉通者
谷路下小土山者坡極目而平者坂若能辨別此類則
粗知山水之彷彿也觀者先看氣象後辨清濁分賓主
之朝揖列羣峰之威儀多則亂少則慢不多不少要分
遠近遠山不得連近山遠水不得連近水山腰回抱寺
觀可安斷岸頽堤小橋可置有路處人行無路處林木
岸斷處古渡山斷處荒邨水闊處征帆林密處店舍懸
崖古木露根而藤纏臨流怪石嵌空而水痕凡作林木
遠者疎平近者森密有葉者枝柔無葉者枝硬松皮如
鱗柏皮纏身生於土者修長而挺直長於石者拳曲而

伶仃古木節多而半死寒林扶疎而蕭森春景則霧鎖
煙籠樹林隱隱遠水拖藍山色堆青夏景則林木蔽天
綠蕪平坂倚雲瀑布行人羽扇近水幽亭秋景則水天
一色簌簌疎林雁橫煙塞蘆葦沙汀冬景則樹枝雪壓
老樵負薪漁舟倚岸水淺沙平凍雲黯澹酒帘孤邨風
雨則不分天地難辨東西行人傘笠漁父蓑衣有風無
雨枝葉斜披有雨無風枝葉下垂雨霽則雲收天碧薄
靄依稀山光淺翠網曬斜暉曉景則千山欲曙霧靄霏
霏朦朧殘月曉色熹微暮景則山銜殘日犬吠疎籬僧
投遠寺帆卸江湓路人歸急半掩柴扉或煙斜霧橫或

遠岫雲歸或秋江晚渡或荒冢斷碑如此之類須要筆
法布置更看臨期山形不得犯重樹頭不得整齊山借
樹為衣樹借山為骨樹不可繁要見山之秀麗山不可
亂要顯樹之精神若留意於此者須心會於元微明
何景明畫鶴賦曰何匠氏之殊絕超丹青之矩度寫仙
禽以逼真陋凡鳥而不顧想想像而經營運精思以馳
騫假孤致於墨華得高標於毫素麗藻質以明煙揮風
翎而引霧倚粉碎而駢頸引青林之雙步豈偶爾而髣
髴真天然之神趣偉茲羽之獨靈考仙經之遺篇鍾浮
曠以化胎善導引而延年志清迴而內真儀皎潔而外

宣音獨喚而聞野翼一飛而翀天見樊縶而恥嬰仰海
嶠而思騫朝翱翔於玉林夕飲啄乎丹泉振元圃之中
秣閭丘之巔止必擇地動不妄遷協雲簫而清轉隨規
駕以遙旋馱倉庚之啾啾溜白鷺之娟娟豈能言之鸚
鵡非好殺之鷹鷂拂練光而凝思搥繪采而生憐松圍
碧蓋苔斷紫錢徊徘徊竹下俯仰梅邊翮窮秋而益勁心
寒歲而彌堅謝逋仙於西湖展少保之青田乃若琴尊
寡和山林無主翠巘絕鄰華表誰語路杳杳以失雲庭
栖栖而宿雨露淒淒以霑階霜肅肅而入戶抗圓吭以
長吟整修毛而獨舞意衍衍而欲伸態昂昂而猶武續

遺哀於絕絃悲弔影於廢廡懷萬里之長風眺三湘之
極浦憶煙水而葺巢甘雁鷺以爲伍憩夜渚而葦寒食
秋塘而蓼苦孰圖畫之見珍惟網羅而受侮及夫上都
富舍畫彩盈庭錦燦爛兮金谷花窈窕兮朱亭刻犀象
兮繡柱閑孔雀兮翠屏徒流丹而映綠俱含意而論形
彼靈質之殊操蓋文章以自呈無俗狀以駭衆亦飛去
而冥冥悵良工之弗值羌誰識其高情撫斯圖以睇視
久延佇以徜徉欣物品之有遇見嗜尚之匪荒旣獲貯
於廣篋遂薦觀於華堂儼縞衣而不驚騰玉羽而將翔
恍映雪而偃蹇若順風而飄揚集賓客而舉目顧軒楹

而有光疑照景於金閣訝棲霞於玉房吁嗟鳥類比之
君子遇則霄漢失則荆杞棄捐胡憂登庸胡喜非恃寵
而乘軒亦何心於傾市依日月於蓬壺隔塵沙於弱水
聞玉笛之我招繞珠樹而相倚感人主之畜養常反顧
於千里凜風義之莫渝重披圖而自矢 徐渭畫鶴賦
曰朱冠縞衣四池墨綠鐵脰昂尻金眸夾顛長喙易者
圓吭聞天秉寒廓之高抱小蒼莽之微騫忽一舉而追
九萬之翼亦孤栖而養千歲之位爾其焦山瘞銘桂陽
避彈道林縱歸揚州負纏乘軒衛國徒傳甲者之言聞
唳華亭誰共吳儂之歎由此觀之則形骸易泯不勝留

影之難楮墨如工返壽終身之玩爾其舐筆和鉛徵精
召巧或磅礴而解衣亦凝澄而命草想仙羽而彷彿於
青田掃束穎而希冀其丹嶠則有翩然以臨劃焉凝佇
矯矯波間亭亭松際黃樓酒價全憑橋審而高赤壁夢
回徒憶車輪之翅乃若素壁纔粉朱門始光徐展玉輪
高懸玳梁數丈輕綃方挂瀑一雙語燕忽驚行灑孤雪
兮培穗頂殷荔而低昂方拂瀾而振翅亦將嘯而引吭
贖以為真儼致花之粉蝶久而始覺誤集障之蒼蠅然
則物固有神於繪而便於玩者矣又何必網兩翼於蒼
蒼

原贊梁元帝職貢圖贊曰北通元兔南漸朱鳶交河悠
遠合浦迴澶茲海無際陰山接天遐哉鳥穴永矣雞田

增唐符載張璪員外畫雙松贊曰世人丹青得畫遺
跡張公運思與造化敵根如蹲虬枝若交戟離披慘澹
寒起素辟高秋古寺僧室虛白至人凝視心境雙寂

原序魏曹植畫贊序曰蓋畫者鳥書之流昔明德馬后
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嘗從觀畫過虞舜廟見娥皇
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為妃又前見陶唐之
象后指堯曰嗟乎羣臣百寮恨不得為君如是帝顧而
笑故夫畫所見多矣 **增**宋王微畫敘曰古人之作畫

也非以案城域辨方州標鎮阜劃浸流本乎形者融靈而動變者心也靈亡所見故所託不動目有所極故所見不周於是乎以一管之筆擬太虛之體以判軀之狀畫寸眸之明曲以為高高趣以為方丈以友之畫齊乎太華枉之點表夫隆準眉額頰輔若晏笑兮孤崖鬱秀若吐雲兮橫變縱化故動生焉前矩後規方圓出焉然後宮觀舟車器以類聚犬馬禽魚物以狀分此畫之致也望秋雲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雖有金石之樂珪璋之琛豈能騁騁之哉披圖按牒效異山海綠林揚風白水激澗嗚呼豈獨運諸指掌亦以神明降之此畫之情

也唐符載觀張員外畫松石序曰尚書祠部郎張璪字文通丹青之下抱不世絕傳之妙居長安中好事者卿相大臣既迫精誠乃持權衡尺度之跡輸在貴室他人不得誣妄而觀者也居無何謫官為武陵郡司馬官開無事士君子往往獲其實焉荊州從事監察御史陸澧陳讌宇下華軒沈沈尊俎靜嘉庭篁霽景疎爽可愛公天縱之思欵有所詣暴請霜素願搗竒蹤主人奮裾嗚呼相和是時座客聲聞士凡二十四人在其左右皆岑立注視而觀之員外居中箕坐鼓氣神機始發其駭人也若流電激空驚飈戾天摧挫幹掣搗霍瞥列毫飛

墨噴梓掌如裂離合恂恍忽生怪狀及其終也則松鱗
皴石巉巖水湛湛雲窈眇投筆而起為之四顧若雷雨
之澄霽見萬物之情性觀夫張公之藝非畫也真道也
當其有事已知夫遺去機巧意冥元化而物在靈府不
在耳目故得於心應於手孤姿絕狀觸毫而出氣交沖
漠與神為徒若忖短長於隘度算妍蚩於陋目凝觚舐
墨依違良久乃繪物之贅疣也寧置於齒牙間哉元
楊維禎圖繪寶鑑序曰畫品優劣關於人品之高下無
論侯王貴戚軒冕山林道釋女婦苟有天質超凡入聖
即可冠當代而名後世矣其不然者或事摹擬雖入譜

格而自家所得於心傳意領者則蔑矣故論畫之高下
者有傳形有傳神傳神者氣韻生動是也如畫猫者張
辟而絕鼠大士者渡海而滅風翊聖真武者叩之而響
應寫人真者即能得其精神若此者豈非氣韻生動機
奪造化者乎

畫記唐王藹祖二疏圖記曰吳郡顧生能寫物筆下狀
人風神情度甚得其態自江以東譽為神妙有好事者
先賄以良金細帛必避而不顧設食精美亦不為之謝
乃曰主人致殷勤豈無意邪何不醉我斗酒乘其酣逸
當無愛惜乃張素座隅前即置酒一器初沈思想望搖

首撼頤忽飲十餘杯揖主人曰酒興將激吾將勇於畫
矣午未及夕而數幅之上有帳於京城之外帳中有筵
筵中有犧尊二壺觥其觥而壘罍即倍犧壺之數而樂
師差於前樂有竽琴瑟有笙鏞有缶有筑有鼓而棘若
鼓手以合奏也列坐皆冕帶盛服有持算主事者有捧
罍就飲者有憑軾徐來者有目於騎而迴者有仰吻而
哈者有俯首而肅者有避席而遺簪屨者有促襟而將
進者此漢公卿祖二疏也主人久視而問曰東嚮而坐
即行客也去國離羣而容無慘恨何為妙曰二疏之去
乃知足也非疾時也非時之不禮也非危於禍機也非

避於讒口也非失於權利也既辭勤於夙夜而果其優
游故顏間無慘恨之色主人歎曰既不為利易已之能
絜也嗜酒而混俗何其高也圖二疏以遺於時俗勸也
求其能狀物之情者孰有勝乎 白居易畫記曰張氏
子得天之和心之術積為行發為藝藝尤者其畫歟畫
無常工以似為工學無常師以真為師故其措一意狀
一物往往運思中與神會髣髴焉若毆和役靈於其間
者時余在長安中居甚閒聞甚款乃請觀於張張為予
盡出之凡十餘軸無動植無小大皆曲盡其能莫不向
背無遺勢洪纖無遁形迫而視之有似乎水中了然分

其影者然後知學在骨髓者自心術得工侔造化者由
天和來張但得於心傳於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
若筆精之英華指趣之律度予非畫之流也不可得而
知之今所得者但覺其形真而圓神和而全炳然儼然
如出於圖之前而已耳 劉長卿張僧繇畫僧記曰天
竺僧畫像者梁直閣將軍張僧繇之真迹也張公繪事
之始厥有二僧後屬侯景師至金陵江南喪亂此畫流
離散落多歷年所遂遭剖割分而為二其一在唐故常
侍陸堅處即此僧也陸公嘗嬰篤疾殆將屬纊忽於夢
寐覩此故僧謂公曰我有同侶一人自從離析已百餘

年今在洛陽故城東李君家深所寶玩舉世莫知若能
為我求之再得會合當以法力扶助令爾無憂陸公既
寤遽以求訪果如夢中之旨獲見斯人而僧亦俱在乃
以俸錢十萬贖而合焉即日陸公疾瘳勿藥有喜信知
造思之妙通於神祇識者以為干將莫邪散而復合亦
其類也嗟乎陸公已歿子孫不守有姬鬻之於市為校
書郎宋儋所得開元中儋服藥過度因而喪明其李氏
之僧復失所在惟入夢者歸然獨存儋卒傳故人劉傑
傑居少室不求聞達天寶末遭祿山之難避地淮陰與
道士魏審交深相結納無何傑以老卒傳乎審交審交

傳楚州刺史李湯湯傳陸州司馬劉長卿今為劉氏之寶藏矣宋蘇軾淨因院畫記曰余嘗論畫以為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前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與可之於竹石枯木真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孿拳瘠癭如是而條達遂茂根

莖節葉牙角脈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於天造厭於人意蓋達士之所寓也歟昔歲嘗畫兩叢竹於淨因之方丈其後出守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別長老道臻師又畫兩竹梢一枯木於其東齋臻方治四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既許之矣故余并為記之必有明於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余言之不妄

詔唐德宗詔曰貞元己巳歲秋九月我行西宮瞻闕閣崇構見老臣遺像顯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叶應感致業之艱難覩往思今取類非遠憲宗手詔曰鍾張等書顧陸等畫古今共寶有國所珍朕以視朝之

餘得以寓目因知丹青之妙有合造化之功欲觀象以
省躬豈好奇而玩物

原啓梁元帝謝上畫蒙敕褒賞啓曰臣簿領餘暇竊愛
丹青雲臺之像終微髣髴宣室之圖更難擬議成蠅罕
術畫馬疎文人非世將恩深晉帝之賞跡媿景山寵踰
魏皇之詔 又謝東宮賚陸探微畫啓曰工踰畫馬巧
邁圖龍試映玉池即看魚動還傷金屏復疑蠅集史遷
暫覩懸識留侯之貌漢帝一瞻便見王嬙之像

增題跋宋黃庭堅題七才子畫曰眉山老書生作此七
才子入關圖作人物亦各有意態予以為趙子雲之苗

裔摹寫物象漸密而放浪閒遠則不逮也或謂七人者
皆詩人此筆乃少丘壑邪山谷曰一丘一壑自須其人
胷次有之但筆間那可得 蘇軾書蒲永昇畫後曰古
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使
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
印版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
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
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
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僻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
不肯一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

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衮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舍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爲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 又書吳道子畫後曰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

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 明徐渭書夏珪山水卷曰觀夏珪此畫蒼潔曠迥令人舍形而悅影但兩接處墨與景俱不交必有遺矣惜哉雲護蛟龍支股必間斷亦在意會而已 鍾惺題貝葉畫曰貝葉作畫意之所至偶與物觸筆墨從之前無所本後亦不必以爲法惟是留之至今守而無失故可念也

增書明徐渭與兩畫史書曰奇峰絕壁大水懸流怪石蒼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汁淋漓煙嵐滿紙曠如無天

